



主 编：吴昌勇
执行主编：陈 曦
邮箱：akrbwhzm@163.com
本版编辑：陈 曦
刊头题字：张思成



第 25 期 总第 94 期
2020 年 9 月
己亥年七月初十七
星期五

04

文化周末

WEN HUA ZHOU MO

安康文学当如何脱困？

■ 叶松成

文化周末·汉文荟留言板

★ 这是几十年来难见到的“美文”！既一针见血，又激昂昂扬。似乎初心翻涌，想刀笔深耕。文学，是每一位艺术家的根基！我的美术创作、辅导活动都得益于文学。文学家是我的学习榜样。文学艺术品与作品之间无法对比，但巅峰之作可以不朽。安康权威媒体的“汉文荟”栏目，引领安康文化、艺术家追赶超越和健康发展，既助力于生产高原之品，又提升了全民核心素养。值得敬佩的媒体人！
——宋安平读《让我们多创出清泉》

★ 伟大的作品都是在苦难中产生的。我去过蒲松龄故居，他的卧室兼写作室只有五六平米，曹雪芹47岁贫病交加死在北京郊外，路遥，陈忠实也很苦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拍电视连续剧《猪八戒》，沙僧每集工资80元，唐僧每集70元。这些苦难中产生的经典永远不会有。安康的重大题材多，什么时候出传世之作？
——田先读《安康作家亟需走出创作舒适区》

★ 这篇评论文章好得很！敢说，会说，读的让人舒服。因为作者是用爱和智慧为我们照亮。其实本篇评论也适合于别的艺术门类反思慎行。一个艺术家在任何材质上都能创造美，而任何美的构思、语言、造型等都是来自于生活实践和提炼。然而由于惰性和虚荣，我们明明白白地忽略了。可惜！我明白了，只有用汗水深耕犁，方能掘出宝藏。谢谢作者引我走出艺术创作的舒适区；反思与反省。画家个人有感文学思考，见谅。
——蔚蓝的天空读《安康作家亟需走出创作舒适区》

★ 在艺术创作圈子里的人相互抬举的人多，相互帮助的入少。你们这个圈，好！警钟长鸣，真心扶助。谢谢了。
——宋安平读《安康作家亟需走出创作舒适区》

★ 这篇文章值得细读。写作者要有自我反省，自我回味的意识。写作忌讳在小圈子里自我陶醉。安康如此，陕西也如此。写作者多学习名家名作，视野放远。那个人写作的高度，就是精神世界格局与高度。
——李娟读《安康散文批判》

★ 读大家方知差距，即使做不出也不会沾沾自喜。实际上，真正的大家都说自己相当愚笨，写的东西啥也不是。鄙人做不出大作，但看了名家散文60多部，他们都普遍觉得自己不行，感觉他们说到自己的本事就害羞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那是因为他们看得更远，发自内心的认识自己，这才是真的动力。费平凹写了那么多小说，都是嫌弃自己前头那一部没写好，这才是健康心态。
——陈延读《安康散文批判》

★ 刚细看写生几遍，无论是人物、建筑、树木等等，画面的安排特别合理，有动有静，非常生动感人。这些作品能反映出城市的历史变迁，是新时代的真实写照。
——周西省读《他画里的安康老市井，是你记忆中的模样吗？》

★ 读其诗，品其画，近乎自然的诗意和语感，如船在水，荡漾由波。朗诵者的声音各具特色，美妙至极。
——悦雅读《偏爱——李小洛诗四首》

★ 《我太矮》，却让人看到了引体向上的力度！别说1.2米，我觉得1.7米以上的男人都得好好读一读，底层社会的人如果把《我太矮》读懂了，起码能长15厘米的个头。
——潘斗读《我太矮》

★ 黄老师是我的恩师，以前我写文字只是随心所欲漫无目的地写，现在我在老师的指导、鞭策、鼓励下创作。每一次进步，老师都给我很大的鼓励，让我不敢懈怠，更不敢止步。更要感谢《安康日报》对我的扶持！
——段祖琼读《安康日报·陪我慢慢变老》

★ 新乡土文学一文有见解，作家跟不上转型，不自觉的就掉队了，当然不可能写出高质量的乡土作品。
——孙杨读《安康，新乡土文学大有可为》

★ 感谢《文化周末》在“大观”头条编发《镇坪上竹轻轻漾》。《安康日报》是我文学起步时期发表散文的主要阵地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依然相濡以沫，微微致敬。《安康日报》培养了许多作者，安康的作者太多从这里出发。
——王晓云

★ 纸媒、网媒的完美结合，曾经的纸媒时代是书中自有黄金屋、书中自有颜如玉。让人如痴如醉。如今的网媒传播速度快、信息容量大，也是魅力十足，勾魂摄魄。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，网络是速度最快的交流。很期待来自安康的这株芳华把她的馨香洒向大江南北！乃至影响到安康的千载万代。传递时代的声音，表达我们的发现！
——唐玉梅

★ 《文化周末》虽然才创刊两年多，但已是我们心目中的品牌、自信和骄傲。
——闲度诗境



汉文荟，一直在等你。
征文栏目：
·我读你听
·我为安康画幅像
·我与《安康日报》共成长

李春平都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“高度”。这个高度它绝不是虚无的，而是就存在本身来说，它已具备了一种坚实、沉稳的气象……九十年代末期以后，或者说“新世纪”以后，我们的文学队伍和文学人才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扩充，文学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皆有不同程度的提升。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，所谓的“新世纪”，只是学术上对文学档期的一个基本分野，也就是说当代文学从四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后期，已经画上了句号。2000年以后，文学进入新纪元，即“新世纪”文学开启了它前行的航道。这个阶段风云变幻、江海翻腾，文学将置身于市场化、全球化、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中，或沉没或冲浪，一切皆取决于文学自身的生命韧性。这一时期，安康文学的整体表现还是可观的，它脱颖出了像李小洛、刘文娟、邢世嘉、刘云、曾德强、王晓云、李娟、黄开林、鲁绪刚、姜华、白公智等富有潜质和才情的作家，紧随其后的还有一大批正在破茧化蝶的文学新人。

如果用“新世纪”作为一个起点，当我们用冷静的、审视的眼光来回望安康文学，你会发现这一时期内，可圈可点的东西寥寥无几，它所构成的文学的冲击力，实在是不具备强劲的力道。我这里所说的“寥寥无几”不是区域内的自我省察，而是站在陕西乃至全国的一个制高点来衡量和称量，这一比较，自然就会发现我们的差距有多远。冷静、客观、理性、批判地看待发展中的安康文学，这不是诋毁和贬斥，而是清醒的表现，只有具备这种心态的作家、诗人和批评家，我们的文学才可望在未来的行程中走得更远……

安康文学究竟丢失了什么？

安康文学究竟丢失了什么？安康文学的瓶颈在哪里？安康文学为何没有出路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、毕飞宇、苏童、余华等具有大师品格的作家？这些问题以不同的内涵和方式，曾经在人们的脑海里回旋和缠绕，而最终还是回到了一个原点上：安康文学当如何脱困？脱困其实就是找寻出路，但没有找到出路之前，则要先先确诊安康文学的症结所在。我们谈文学不能撇开生存环境，撇开现实关系，撇开人世的苦乐与悲欢，倘若我们的作家没有责任，缺乏担当，那么良知何在？儒家文化讲舍生取义，这是道义的表现，良知就是一种道义，而在新的历史时期，它就是初心和本心，是与民生共休戚的情怀，也是作家心中的一个杆秤。我敢说，如若没有这样秤的存在，中国当代文学能诞生《创业史》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白鹿原》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尘埃落定》《穆斯林的葬礼》这些彪炳史

册的典范之作吗？不会的！我这样说，不是要求安康作家一定要写出这样的作品，我这里强调的是我们对文学所持有的认知态度，对文学价值的理解和掂量。“新世纪”以来的安康文学，就创作意识上来说是混沌的、模糊的，这一点应该说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，我们的文学缺乏严格的调度和设计，很多时候，文学的消遣性完全代替了对文学的价值判定。消遣性是对思想的抵制，对灵魂的消解，它滋生出了对文学的游戏心理，当文字的品相一旦被玩弄、被戏耍，文学就会远离血肉，远离精神的掌控，渐渐沦为行走的空壳。谢有顺有句话说的好：“小说既是语言的奇观，也是生命的学问。”其实何止是小说，诗歌、散文以及其它的文学形式，都是对生命价值和生命美学的揭示，这“生命的学问”才是一切文学的真意，是作家自我存在的反映。试问没有“生命”的文学，舍弃自我的文学，无论语言多么的华丽、奇诡，它又能承担什么？消遣这种游戏心理，在安康文学中是一股暗流，它涂染了文学所包含的庄严、宏大与高贵，它将文学拉扯到一种花哨、柔软、香风徐徐的氛围中，于是，文学不是崇高而是时髦，很多人喜欢广告式的标签，喜欢圈子内的相互吹捧，追求速度、追求快捷，文学不再需要思想去发酵，而是仗仗功利来催生……很多人并未意识到，我们的文学在失重，我们的良心在走失，我们被市场所裹挟，而文学应该拥有的生长期被缩短再缩短。

在时代的变异中认识和考量乡土文学存在的价值

“新世纪”以来安康文学，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思想准备不足，上阵的姿态，是松散的、倦怠的、嬉笑式的，这即是我上面说到的思维上的混沌和模糊。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清晰、明了的行动轨迹，缺乏意识形态的牵引，或者说缺乏哲学来引路。文学发展参差不齐、良莠混杂，一种以发表为动力的创作态势，它将文学整个儿推到了功利化的马车上，发表至上，在一些人的心里，几乎垄断了精神和意识。于是数量倍增，质量下跌，安康文学出现了泡沫式的繁荣。

当然，“新世纪”以来，我们的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，而文学所对应的资源也出现了此消彼长，如城镇化建设脚步的加快，脱贫攻坚以及整体性的农民搬迁，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实施，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，叙事手段和方式也将得到调整。审视这个时期以来的安康文学，其实不难发现，我们的创作重心似乎一直都放在乡村以及城乡结合的地带，真正反映纯正的城

市生活的作品并不多。因此，就“新世纪”的乡土文学而言，可望提纯、整合的东西很多。我们笔下所描绘的乡土，是浅层的、边缘的乡土，距离内核还相当远，而就厚度和深度上讲，我们在思想表现上，还不具备揭示现实，洞见时代的卓识与远见。当然，也要承认，此时我们所面对的乡土，已不是早期的乡土，不是贾平凹笔下的《腊月·正月》《火纸》《鸡窝洼人家》也不是《秦腔》；更不是刘亮程《一个人的村庄》中的衰朽、原始、苍劲的景象，我们所面对的是“新世纪”到来的“乡土”，这是一个有待认识的“乡土”，也是一个有着无限活力的新的、年轻的“乡土”，这个“乡土”其实又正在发生变异，同时也在无奈地流失……

从物质和精神的层面来讲，我们所获取的资源将越来越少，甚至面临着文化生态上的枯竭，如乡土风俗、情调、礼仪、语言、宗教、家族传承以及环境晕染下的韵致和个人禀赋，这些精神的东西，正在消逝和淡远，而与之相对应的环境和一些具体的物件，如村庄、院落、老屋、古树、水井、石磨、耕牛、农具、麦场、水车等等，也同样在一天天远离我们的视线。这些象征农耕文明的精神和物质，它们的消失是不可再生的，而文学对于眼下的新的“乡土”，需要重新认识、重新发现，重新调整我们的审美视角。“新世纪”的乡土资源日渐匮乏，从发展的角度看，农民的生活环境、条件已是日新月异，但传统的农耕文化却正走向断代的边缘，那种秉承古老家风、古老习俗且具有古老耕作风尚和技术的“农民”，已是凤毛麟角，一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，那就是我们的乡土正在趋于同质化，生活的同质化、语言的同质化乃至气氛和环境的同质化，因此，农耕文明遗留的产物（物质和精神），我们有必要加以传承和保护。

“新世纪”的乡土文学将如何来抒写，这不只是一个课题，而是安康文学必将要承担的责任。写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已故著名评论家雷达的一段话：“随着城市化、现代化对乡村世界的进一步改变，乡村灵魂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远去，农民灵魂也大面积变异，让人感觉到农民身上最宝贵的部分似乎在无可挽回地消亡，就像土地被污染，被占领，被改变。”雷达的担忧其实正在成为现实，但有一点我依然充满着乐观，乡土题材这个被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共同诠释的永恒母题，它的广袤和深厚、丰碑和健美，作为一种富矿的存在，它的储量将与文学的生命同在。（上）

“后疫情时代”安康文学的表情

老师们，但总是没有缘分。”至今，我只到安康日报社去过一次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某一天，我到报社去领取《安康日报》通讯员证。前些年，我每年都参加县上组织的通讯员业务培训会，听过几位安康编辑和记者的讲课，可惜他们太忙，根本没有时间跟通讯员单独交流。说起来很惭愧，我至今也不认识《安康日报》的编辑和记者，只是通过看报纸，才知道了他们的大名和他们负责编辑的版面。就是和《安康日报》关系这样“疏远”，《安康日报》对我的稿子仍然一视同仁，让我的稿子常常见诸报端，而且在编用稿件的同时，就像良师益友一样，给了我很多辅导和帮助。

有趣的是，《安康日报》一位年轻的编辑老师（我不知其年龄，只知他好像是《安康日报》的新人），每次跟我在微信上沟通稿件的事，总是十分礼貌地左一个“黄老”，右一个“黄老”地叫着，叫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我就告诉他，我年龄不太大，离退休都还远呢，以后别叫我“黄老”，叫我“老黄”吧。他调皮地说，我觉得还是叫“黄老”好听一些。为了方便交流和学习，一些编辑老师还把我拉进了好几个微信群。在微信群和编辑老师的朋友圈里，我不仅读到了很多文朋师友们的优秀作品，还读到了《安康日报》一些领导和编辑老师们的精美散文和诗歌。通过长期不断地学习，我的写作水平也不断提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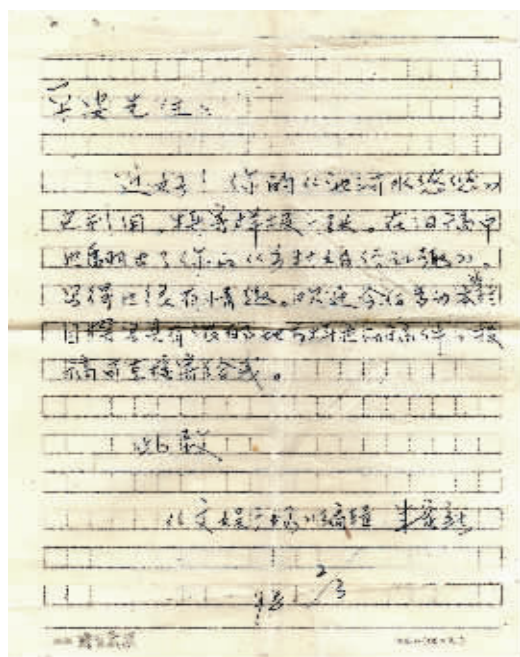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我除了给《安康日报》写稿外，还给其它报刊投稿，每年都要发表百余件作品，省作协、省散文学会等文学协会也纷纷向我开了绿灯。前几年，我还出版了个人散文集。在散文集中，我选编了一部分在《安康日报》发表过的作品，并在文末注明了发表于某年某月《安康日报》，散文集的编辑却认为多此一举，但我最终还是固执地保留了下来，他根本无法理解我与《安康日报》那份难舍难分的情感。

其实，像我这样的作者有很多，他们在《安康日报》这位良师益友的关怀和指导下，一步步走上了写作之路。但是，他们无论走到哪里，也不会忘记《安康日报》，不会忘记那份真挚的良师益友情。如果说，70岁的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，那么，70岁的报纸，定是一家大气成熟的媒体。2021年，《安康日报》将迎来它70岁的生日，风华正茂，如日中天。让我们真诚地祝福《安康日报》百尺竿头，更上层楼；祝愿《安康日报》越办越好，成为报林中一颗耀眼的明星！

我与《安康日报》共成长

我们这样「疏远」我们如此亲近

■ 黄平安



上世纪九十年代《安康日报》编辑朱定新给黄平安的信。

闲时梳理了一下个人的创作情况，发现了几个“之最”：最先发表的作品在《安康日报》，最先收到的样报是《安康日报》，最先收到的编辑来信来自《安康日报》，收到编辑来信最多的是《安康日报》，第一本通讯员证是《安康日报》发的，交往时间最长的是《安康日报》……我不得不得心生感慨：我在写作上的进步与《安康日报》是分不开的，《安康日报》是我的良师益友，我感谢《安康日报》！

这些年来，我每年都要在《安康日报》上发表几十篇稿子，就常有人问我：“在《安康日报》上稿那么难，你却发了那么多稿子，是不是和报社有特殊的关系？”我说：“我倒是想结识一下报社的编辑